锦里诗苑

石头部落（外二首）

赵文家（陕西）

这个世界，能够与时空一起永恒的
唯有石头。蓝天下
成群的石头，堆砌起一个无声的世界
这些普通低级的石头，总是暴露在无人问津的
地方。山路和阳光一样倾斜，石头不语
登山的人，总是挖空心思地寻找
石头部落的轶事。一块块石头，堆砌的部落
一点也不比原始的氏族年轻
宏大的石头群体，立在初春的和风中
万籁俱寂，这里最适合创作
远方的繁华城堡，与工业文明的轰鸣
都在石头部落里，浸泡发酵变色
唯剩下寂静和空无，在石头的肢体里，慢慢变瘦
这些冰凉的石头，这些坚硬的石头
在探奇人的眼睛里，慢慢湿润起来
虫鸣或者鸟唱，为部落留客
人生如梦，唯有石头和时空，倾情拓展梦的外延
阳光下，一排排的石头，演练着一个千古哲理
石头的洞穴，不是悲哀，而是灵魂最安逸的去处
我在阳光下，目视着这些，友好善良的石头

南山物语

爱美是南山的天性。你总是高举
九顶莲花山，时时都以迎接的方式
先民们从遥远的黄河流域
握着石器而来，听着春秋的古乐
乘坐奚仲制造的马车而来
踏过岳飞北征抗金的跑马场的烟尘而来
沿着二十一世纪初的马蹄和弹痕而来
半勺历史，一身惊魂，于是一心向往
世外的归隐。“悠然见南山”
这里可否是陶渊明采菊喝酒的去处
于是先民们在这里潜心喂养一片石头
一片溪流，一片蓝天白云，一片晚霞翠旭
黄荆，棠梨，野榆，刺槐，黄楝，大枣
都讲着原始的物语。核桃，油桃，酥梨
苹果，都标明自己的纯正身份
山风也时时使用醇厚的方言。今天
油菜花、郁金香、薰衣草、油牡丹
也被吸引入群。骑马，品茶，垂钓
都被红男绿女
无限次地赞赏。我欣喜地用诗歌加入
成为南山生态圈里的一棵墨菊

蝴蝶的盛宴

有灵性的蝉鸣，把来自山顶的风
裁剪得整整齐齐，堆放一起
直至，天空无法承受的高度
再一片一片地滑落，山下楼间距
占尽地利的别墅群，在山林深处先于蝉鸣
学会归隐。白马泉，把头伸进亿年山底
至今不愿回心
掉进泉水里的太阳，爱上了里边的清纯
带水的老者，二十年如一日，白发
已还原成黑色
岭上的野绿豆、野桃子、野李子，野草莓
野桑椹、野蘑菇，一束束，野字牌植物
向山下行人打着广告词：绿色，天然，无污染
绿荫里的老者，在弹琴，不知是入世，或是出世
我与小女，提着网来的小虾米
急忙，去赴一场蝴蝶的盛宴

透过窗（外二首）

施云（云南）

透过窗，雨丝还在密织
一张透明的网捕获我的目光
目光，把潮湿引入内心
就要浇灭思念的火苗，接近
滂沱的大雨，在加紧
封锁目光，封锁我可能的
抵达。绿得反光的香樟叶上
雨点在替谁书写泪水
透过窗，我用思绪绾起目光
把思念暂时收回，存储在
干燥的室内。我感到胸腔里
有足够避雨的空间，足够
积水成湖地装满对你的思念
如果雨水能够淋湿语言
唯愿所有表达都是湿漉漉的
多美妙的浸润啊，我可以
让沙子粘合一样汇聚并雕刻出
思念的形体，以一根弦之音
唤醒夜色寂静般唤醒窗外之美

画像

白云在蓝天上给自己画像
人们赞美白云，赞美它
棉花般的白和棉花般的绵软
天上，有时飘着乌云
乌云也给自己画像，只不过
总会来一场淋漓的雨水
让大地万物知道它们也会哭泣
闪电，是撕心裂肺的刀子
雷，是骨骼折断发出的声响
云朵都在蓝天上给自己画像
人们眼里像什么就是什么
看惯了云朵的人们，因此
偶尔也这样看别人：白与黑
自己说是就是，说不是
就不是。黑白颠倒成为常态
画像者常常难以画出自己

挤压

我感到我正在被空间挤压
另一种生活的重像是
往球体里抽空填充的气体
枉有一个不会弹跳的壳
里面一定还藏着什么？比如
内胆的外沿。排除质地
我只能感受它的肌肤，不论
是胶质还是皮质？错觉
使我感到我的血就要被吸干
哦，隐形的吸血虫
空气一样潜伏在我们周围
我感到我正在被时间挤压
这一次它想要我的灵魂
如果能气一样抽空，血一样
吸尽，让我仅剩皮包骨头
你见过这东西吗？我见过
这正是我最近面临的囧状
一个往下滚的东西，球一样
被放空了里面填充的气体

职场故事

红裙子

刘平（四川）

为了买一条红裙子，翠玉专门去了县城。她觉得镇上卖的裙子太土，就算是最好的佳佳商场卖的裙子，翠玉也看不上眼。

翠玉的心情好多年没有这么激动过了，仔细想想，心情像这么激动，还是出嫁的时候吧，那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翠玉觉得岁月真的像一把锋利的刀，把少女时的青春美好割得稀里哗啦，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日子的本色：日复一日的忙碌、操心、盘算……

已进入腊月，丈夫焉瓜要回来了。

焉瓜出去了一年。

翠玉把屋里屋外打理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被子床单洗得喷香，院子里还种了不少花草。翠玉觉得这样还不够，关键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有品位一点。她喜欢红色，她觉得红色是最浪漫的、最幸福的颜色，不然，为啥新娘装都是红色的呢？于是，翠玉决定去县城买一条红裙子。

天刚亮，翠玉上了去县城的早班车。

在县城最气派的“大悦城”商城服装区，漂亮的店员很有礼貌地招呼翠玉：“女士！欢迎光临。”这和在镇上商场买衣服的感觉完全不同，有一种体验的愉悦。翠玉脸上微笑着，对店员轻轻点点头。

这儿的服装很多，都是中高档的。橱窗里的模特儿，静静地向人们展示着服装的美。翠玉悠闲从容地在商城里溜达，目光在各式服装上轻轻滑过，最后把服装区都逛得差不多了，终于看中了一条标价 2880 元的红裙子。“女士！您的皮肤很白，身材苗条，这款裙子非常适合您。”店员小姐笑眯眯地说。

“试试。”翠玉实在很喜欢那款红裙子，马上说。

从试衣间出来站到镜子前，翠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呆了！镜子里那个亭亭玉立、美艳照人的女人真的是自己吗？翠玉又转转身子，发现这条红裙子简直无可挑剔，肩、腰、下摆简直就像照着她的身材定制的一样。“请替我包起来吧。”翠玉微笑着对店员小姐说。

翠玉没有还价，付了 2880 元。她知道中高档服装区都不讲价。

买了红裙子出来，翠玉又到饮品区喝了一杯咖啡。咖啡屋环境优雅，很安静；咖啡香浓，翠玉很享受这样的感觉。精致的小勺子在杯子里慢慢搅动，咖啡的香味钻进鼻孔。放下小勺子，翠玉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正在优雅地品味咖啡的味道，无意间抬起头，发现对面一位穿西装的男士正在用一种欣赏的目光看她。

翠玉脸一红，赶紧低下头。

一会儿，翠玉偷瞄对面一眼，发现那位男士已经离开了。

一丝莫名其妙的失落涌入翠玉心里，她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香水！这么好的裙子，怎么能没有香水呢？于是，翠玉离开咖啡屋，去买了一瓶香水，680 元。

“焉瓜回来，该有多吃惊呢？”翠玉这么一想，就醒了过来。

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翠玉揉揉眼睛，穿衣起床。这时候她的脑子里已经塞满当天的事情：挤牛奶、打扫牛圈、还要割牛草，地里屋里都有很多事情。

早饭后挤牛奶，翠玉的动作很娴熟，但两头奶牛，她还是挤了一个多小时。

快中午的时候，牛草割回来，翠玉已累得筋疲力尽。这时候她突然想起了焉瓜，“咋不早点回来？”翠玉想。她想焉瓜早点回来，也好帮帮她。她本不想焉瓜去南方打工的，可为了多挣钱，焉瓜非要出去，家里一摊事情就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现在才刚进入冬月，焉瓜要腊月底才回来。

好不容易熬到腊月底，焉瓜终于回来了。焉瓜交给翠玉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八万多块钱，是焉瓜打工一年的收入。焉瓜还给翠玉买了新年礼物，一条红裙子。翠玉很喜欢，试试，挺合身的。

“买成多少钱？”翠玉问。

“三百多块。”焉瓜说。

翠玉一下就很心疼，说：“买这么贵的裙子干啥？镇上佳佳商场里卖的，看上去都差不多，一条才八十多块钱。”

买 卖

王恒云（江苏）

常新建材销售公司是一家经营各种品牌地板的老牌公司，深耕 L 市多年，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老板鸟德利更是精明过人，经商有道，是业内有名的“机灵鬼”加“小气鬼”，同行送他绰号“鸟二鬼”。

两天前，一个长相帅气的小伙子来公司求职，鸟老板见他能说会道，反应灵敏，又很有眼缘，就决定留下试用几天，看情况再决定是否聘用。

就在昨天，小伙子正式来上班，他态度谦逊，积极找老员工学习销售技巧，了解各品种地板的性能、价格、利润空间，甚至扫地、打开水、接电话样样抢着干，鸟老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暗暗地高兴自己捡了一个“漏”。

今天一上班，小伙子便向鸟老板汇报，说联系了一个大客户，一次性购买 40 万元的品牌实木地板，但价格在现有标价上要下浮 10%。鸟老板一听皱了皱眉头，面露不悦。小伙子似乎看懂了老板的表情语言，诚恳地说：“鸟总，虽然这单价格不理想，但我算了一下，我们公司剩下的利润加上厂家的返点，仍然可以达到 4%，这是我第一单业务，诚盼得到您的支持，今后我一定努力工作，为公司多创效益。”

鸟德利仔细心算了一下，感觉小伙子说得也有点道理，就勉强点头答应了。两小时后，客户就过来了，签订了购买合同，接着验货、提货、付款。

一切是那样的高节奏、高效率。中午时分，已经货款两清。让公司其他员工都刮目相看，大家对小伙子也是连连称赞。

下午临下班时，小伙子提出了辞职，理由是还想到其他公司再去试试。

大家一片惊讶，对小伙子议论纷纷，甚至疑惑不解，把目光投向鸟老板，鸟德利好像明白了什么，说了一句：防不胜防啊……

商海弄潮

川西，那一片圣地（外一章）

李逢忠（四川）

那是一片美丽得让人窒息的地方。

那是一片纯洁到没有一丝瑕疵的土地。

那是你来了还想来、走了还想回的天地。

如果可以，把所有的溢美都叠加在川西高原，我愿意，做一名文字的工匠，把所有赞美的词句，装点给川西高原。

那里，草甸是生动的。生动得仿佛轻轻一吹，就会吹出露珠来，轻轻一捏，就会捏处温润的鲜血来。

那里的山，总是与别处不一样。

那里的云，总是和别处不一样。

高原的山更高，高山上的云更白，云后面的天空更加湛蓝。而所有的兴奋和欢呼，却为云与天空，注入生气以及活力。

松鼠。海子。雪山。

一个一个成为瞳仁里流动的图画，但此时，手机是多余的，相机是多余的。

由远而近的脚步，是多余的。

除了心跳，掠过头顶的鹰，弄舞身旁的蝶，香溢四周的花，真实而美妙地存在。

无妄无语。四大皆空。

不仅仅作为谒句，提示红尘，俗事俗人俗物。

但是，如果做不到超凡，升不了仙界，那还是到川西高原走一走，看一看吧！

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只要你愿意，就行！

憾过邛海

一碧千顷的邛池，成因为谜。

但我却因这如蜗牛般的一泓清波，穿越山与河的阻隔，来到地陷之湖。

无论是泸山，或是螺髻山，都是它的守护神。

所以，山鹰路过的身影，在柳眉桃腮的辉映下，更显雄毅，更具吸引力。

但在此刻，我的脚步轻轻而至，鱼不跃，水不语。

两次火盆烧烤之后，我想，是时候到邛海边去吹吹风了。

邛海，却以封闭的状态，迎接我这从渠水之滨远来的客人。

我不知道，是否能用我的热情，或者虔诚，抑或不再熟悉的文字，来叩开这紧闭的大门。

沿海的找寻，没有结果。

于是，我的羞涩和胆怯，因了“一碧千顷对邛池”，成为没有底线的退却。请原谅，我来了，却不能走近你的无奈。

所有的寻慕之路，不会因为卑微，打开一条期冀的路。该延续的还得延续。该遗忘的还得遗忘？

而下一次，要来的还会来，错过的或许就此别过。

就算你有如花的笔，但我有如磐的定。

我终究是过客，你才是这螺髻山下永恒的主。

在，与不在。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一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笑的是你，愁的是我。

写给青春（组章）

苏湘红（广西）

年轻不是你的错

年轻的挫折是一种美丽的错误，年轻的哭泣是一种骄傲的微笑。轻轻梳理那缠绵于心底的每一丝愁绪，任惆怅的心灵孤单的思绪满眼的伤痕啐于星河。任泪水在远方美丽，任情感在远方逍遥，打开多年的期待和美丽的幻想让阳光从窗棂中透进来，暖你幽幽暗暗朦朦胧胧的伤痛。

年轻不是你的错。

年轻就像人生这条漫漫长路遥远又迷茫，不经失败何以到达成功，不经黑夜何以到达黎明。年轻就像人生这首没有主题的歌，充满奔放，充满渴望，充满希望。把握好生命里的每一分钟每一次感动，在天色破晓之前爬上山巅寻找黎明的起点。迎着风风雨雨走进年轻多愁的季节，迎着落日的余晖让未来在你胸间微笑。

年轻真的不是你的错。

抛开心中烦恼，抛开世俗的眼光，别在乎别人都在说些什么。既然生活已经给予我们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节奏，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伤痕当作一次过往，一种冲动，一次遗忘。对与错之间的距离从来不会太遥远，我们该展开年轻的翅膀飞向快乐的世界，踩出年轻的旋律跟着感觉越过坎坷追向理想的彼岸。

年轻真的不是你的错！

写给青春

你才十七岁，你却学会了掉泪。你曾经扎艘小舟，用幼稚作帆用无知作海，你说你要去远行。

在流动意绪弥漫迷茫的渴盼里，于我的期待中，你说你做了一个阳光之梦，你在心中栽下一枚枚种子你枕着葱茏的幻想你想染梦斑斓如画。

可是你别骗我。

当白日重复着过去，是你独自守着那支流泪的红烛；是你独自饮泣黄昏，把愁绪忧郁醺得腊黄，燃烧我的心绪。我也曾装饰自己，用全部心血凝成首首小诗等待你的溶化；我极力想闯进那方草地，同你沐着凄风含着苦雨。然而，我却没能真的替你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

你别怪我，真的。生活的天宇不总是明朗，天总有不测风云。你该用你的纯真你的幼稚染蓝梦的风筝，随四季去远行；你该挽着你的彩虹去塑造一个七色的玫瑰梦，拍摄一帧五彩的人生照片。而不该在怅惘之风中站成一方雕塑让哀怨把你凿成一个记忆。那一切都不该属于你！你该拥有纯真拥有无忧无虑，在灿烂的日子里潇洒地甩头让好多愁绪甩于脑后，在落魄的日子里逍遥地吹着口哨潇洒地走！

别因为黄昏而哭泣，让那枚斜阳拉长你孤零零的身影；把自己交给拼搏交给黎明，用你的追求去唤醒一轮红日！

相信自己

别放弃自己，好吗？

你不爱显山露水，可你就甘心因此沉默而寂寞？甘心因此轻松而痛苦？

你拥有彩色的幻想，你拥有晶亮的晨露，你拥有明媚的日子。难道，你就不为每个希冀而期待而祈祷？难道，你就不会因自己而洒脱而憧憬？

别放弃自己，在默默的日子里，在成长的岁月中，用太阳的执着用星辰的永恒，去完成一个虔诚的信念。生命的秋季属于你的汗珠你的微笑，在辉煌的季节，骄傲地绽放出春的绿叶。

沉默你的怅瞢，沉默一轮跋涉的朗月。去吧，在你那叶张开的风帆。

觅心底的幽径走向遥远，走向海碧色的嘱托。橄榄色的希冀即将长满你的夜空。燃烧自己吧，点燃那盏不灭的明灯，如流星拖一腔热情驱散的梦，默默地，寻拾失落的黄昏，于子夜的遮掩，慰抚疲惫的心灵。

相信自己，相信黎明。

于那口生命之钟雄浑的激荡，于那扇打开的赤诚的等候。

走向自己。

想起远方

想起远方，又想起远方了。

远方有美丽的黄昏，给我讲述远古雪白的童话，遥远的天空，用温情的呼唤给我讲述一万年前那个已塑成礁石的传说。

这是一个多风的季节。几多年了，深情已眺成一片飘曳的落叶。而我依然，依然是一片默立的诗丛，如同舒展的红霞，静待朦胧的瞳孔。想象如隐约的温婉，轻抚我记忆的沙滩，无数个日子唱着同一首歌，深蓝色的曲调以一种炽热的缤纷装满惆怅雨夜。虽然每个记忆在岁月哗哗翻动的日历里都终将成为帷幕，另一种咸涩已如昨日的盟语冰冷。而黄昏里飘起的那支关于远方的歌儿啊，依然那么清晰，那么美丽，那么楚楚动人，令人愁断肝肠……

想起远方，又想起远方了。想起远方遥远的星辰：那手抚礁石、刻满冰刀霜剑、风花雪月皱痕斑斑般的期待，便有长长的雨季忧郁着我，痴迷呼唤在无言的夜色里骨化形销，丹诚不眠……

想起远方，又想起远方了。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52 期

跌落凡间

张青（广东）

领到退休证，她终于迎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是个十人旅拍团，以中老年妇女为主，走热门的川藏线，沿途拍桃花梨花油菜花。随团配备了一个导游，一个摄影老师。除了她和另外一名同龄人是“手机党”，其余八人都是“练家子”，扛着“长枪短炮”，互相之间也熟络，热热闹闹地聊着你的我的片子。导游介绍说某某获过金奖，某某获过银奖，大家一阵起哄，也不知这些奖含金量多少。介绍到她时，导游小姑娘似乎词穷了，说：“梅老师和林医生，是我们团优雅的标杆！”她是梅老师，另外一个无疑就是林医生了。

她和林医生相视一笑，彼此矜持地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接下来的旅程，她俩的飞机座位及酒店房间都被安排在一起。

上了飞机，林医生从容地拿出羊毛大披肩，U 型护颈枕，闭眼假寐。看得出，林医生经常旅行，讲究生活品质。她想，自己是沾了林医生的光，忝居于优雅之列。跟别人一比，自己真是活得粗糙。

旅行的第一站是嘉阳，坐小火车看油菜花。同团除了摄影老师，还有一高一矮两个男人，高个子男人是广告公司老板，一路跟她和林医生搭讪，说拍油菜花还得劳烦她俩做模特，景中没人，就是死景。一路说说笑笑，走走拍拍，轻轻松松过了一天。

第二天车入丹巴，也许是午餐吃了牛杂火锅，林医生腹痛，想上厕所。国道没有服务区，只得找一个寨子停下来。林医生问：“有人同去吗？”导游小姑娘只顾自己玩单反，头也不抬，说：“你自己去吧，牧民很热情的。”她突然就生气了，大声说：“我陪你去！”心想，怎么能让优雅的林医生问厕所这种难以启齿的问题呢？

走进寨子第一家，推开半掩的门，一个中老年男人正在炸油辣椒。她问：“大哥，家里有洗手间吗？”男人羞赧地红了脸，笑着问：“是不是要解手？”她赶紧点头。男人便带着林医生走到院子另一边。

出了寨子，卸下包袱的林医生，对她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这一晚，她们入住甲居藏寨，聊到半夜。

次日黎明，“练家子”们上山顶拍日出，她和林医生在寨中徜徉。甲居藏寨像一面巨幅织锦，从山顶迤逦铺开。梨花洁白似春雪，空气凌冽如清泉，透明的阳光一束束洒在林间，伸手可掬。她俩在梨园拍照，景和人都美得虚幻。她想，世外桃源，恐怕不过如此，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今夕何夕，恍恍惚惚，飘飘欲仙。

早餐时，她俩互看照片，林医生自言自语：“祥云朵朵落梨园，仙女翩翩步林间。”她扑哧一笑，接着说：“定睛一看是大妈，各位看官快闭眼！”

她俩像中学生一样笑成一团。

在回程的飞机上，她们约定了要一起喝早茶，一起走绿道，一起练瑜伽。她们刚好都住在越秀区，只隔几站路，她们打算出了机场就打同一辆车走。

但是，多事的老公来接她了，老公让她为难了。她请林医生坐她家的车一起走，林医生矜持地摇了摇头。周围的声音好似被消掉了，林医生一点点退到远处，退回到出发前的模样。

一眨眼，“五一”到来。她去海鲜市场买菜，远远看见林医生正在买虾，有一瞬间，她们的眼光好像对上了，但她们都埋头于自己要买的菜，最终擦肩而过。

她知道，仙女已由世外梨园跌落凡间。